

## ◆心声

## 我最爱的那个人

邵阳市第四中学374班 戴锦灿

又到了一年的清明节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内心就有一股强烈的情感在刺激着我。绵绵细雨冲刷不了我对她的喜爱，冰冷的春风吹不冷我对她的思念。又是一年清明，我又想起了奶奶。

打我记事起，奶奶就对我关爱有加。我没考好，被我爸追着用棍棒教育的时候，她是我最大且唯一的依靠，让我免受了不少皮肉之苦。虽然她每次都说是她帮我的最后一次，但是每次我犯了什么错误，她总是站在我这边，为我遮风挡雨，陪伴我成长。我也会把我最喜欢吃的糖给奶奶吃，但她每次都说不，可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她最终还是收下了。没过几天，糖又会以不同的形式送回到我的手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奶奶有糖尿病，吃不得糖。每次吃饭前我都看到她在房里偷偷打针，我好是心疼。

后来我去长沙读书了，几乎没什么

时间去看望奶奶，也不知道她病情怎么样了。每次回去看望她，她都满脸慈祥地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们的鑫鑫又长大了，比之前高了不少，以后可是大人了。”我笑着回答：“对呀，对呀，我是大人了，奶奶你也要快点好起来哦。”“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”她缓缓地说道。

几年后，一个平常的夜晚，我看着天上的星星。突然一个电话打破了宁静。我妈神情大变，拉着我就往家里跑，收拾好行李，打了一辆长途的士，从长沙连夜赶了回去。在车上我妈才和我说奶奶去世的消息。这对我来说，如同晴天霹雳。我没有见到奶奶最后一面。我跑到奶奶跟前，发现她昔日的黑发已经变得花白，脸上的皱纹也加深了许多，但她手上还有一颗没有开封的糖。我失声痛哭，泪水不仅打湿了我的衣裳，也打湿了她的衣裳。那晚我彻夜难眠，内心的伤痛久久无法抚平，想着以前的点点滴滴，

眼泪犹如天上的流星般划过我的脸颊，打湿了我的枕头。

隔日，我跟着外公外婆来到奶奶的葬礼，我看着奶奶被推进火炉，看着周围的人哭得撕心裂肺，我却显得尤为安静。几分钟后，我如同奶奶当时抱着我一样，抱着她的骨灰，也不沉，只有几斤重。我上了车，来到了墓地，在下葬时我把那颗糖也一并埋了起来。我看着旁边燃烧的纸烛，火焰的热浪伴随着风吹到了我的脸上，火辣辣的。感觉有人在抚摸我，我想一定是奶奶在和我告别。我本想尝试再次去握着她的手，却被火焰烫得连连后退。

又到了一年的清明，我又来到了奶奶墓前，看着那张熟悉的照片，悄悄地和她说了一句话：“奶奶，我想你了。”此时，一阵阵微风吹过，我感受着清爽的微风，面带笑容地离开了。

（指导老师：郑洪枚）

## ◆回望

## 奶奶的鹅毛扇

武冈市南桥中学丑小鸭文学社 庾锐

搬家了，就要离开住了许多年的祖屋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惆怅。刚才爸爸已让汽车拉走了所有的家具，屋里空荡荡的。我站在堂屋中间，看着那被油烟熏得黑黑的四面墙壁，瞬间，我的视线被一样东西扯了过去。是那把鹅毛扇，我家用了几代人的鹅毛扇！望着满是灰尘的鹅毛扇，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奶奶那和蔼可亲的面庞。

我小时候，奶奶常常抱着我在院里的树下乘凉，一边给我讲故事，一边用这把鹅毛扇扇风赶蚊子。这把扇子是由清一色的白色鹅羽扎成，似玉的羽毛骨子，有大拇指那么粗，似雪的羽毛绒，柔软蓬松。扇面上用红墨水绘着一朵大红花，水竹扇柄端吊有一束红黄绿三色线绒。拿扇在手，轻灵方巧；扇一扇，清风拂面，好惬意哦！听奶奶说，这把扇是她的嫁妆，陪伴着她度过了几十个春秋，馈赠给她多少清凉和温馨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“电”走进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山村。从那以后，每到夜晚，村里都灯火通明。爸爸从广东带回了电风扇，插上电，电风扇就转了起来。哇，这风力可真不小。大家都劝奶奶丢掉鹅毛扇。可奶奶就是偏爱她那把鹅毛扇，无论如何，都不答应。她说：“它可是我的心头肉，哪能说扔就扔！”

一次，爸爸在外面跑得大汗淋漓后，赶忙进来吹风扇，并把

头对准风扇。不一会儿，爸爸头上的汗就干了，可后来头很快就痛了起来，还买了几十块钱的药。奶奶边心疼边责备他：“这风扇吹多了，‘中毒’了吧！”说着，拿着这把鹅毛扇得意扬扬地说：“还是我的老伙计贴心！”

还有一次，电忽然停了，电风扇也不转了，大家急忙到处找扇子。奶奶又“幸灾乐祸”地说：“看吧！电风扇坏了，我早就说过它不管用的。”我连忙解释：“奶奶，不是坏了，是没有电了，电风扇才不转的！”奶奶半信半疑地点点头：“啥？停电，那要是停几天，你们不是要成蒸笼包了？”我一时语塞了。

又一天，家里的煤炉熄了，我只得借奶奶的鹅毛扇扇风。这时，奶奶更有理了：“怎么还得借我的鹅毛扇，电风扇呢？派不上用场啦？”我只得连声说：“是，是，还是奶奶的扇好。”

去年，爸爸在公路边的一块地方修起宽敞明亮的房子，装上了空调，但奶奶已经去世了。奶奶活着时很节俭，只是勤勤恳恳做活计。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奶奶住上新房，让她享受空调带来的舒适，可奶奶却……

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。奶奶去世后，我就把鹅毛扇挂在墙上，很少用它。今天，我再次看到奶奶一生把它视为珍宝、怎么也不肯让它“下岗”的鹅毛扇，心里感到一阵失落。

（指导教师：林书林）

## ◆思考

## 守护一片净土

城步一中初一182班 王焜

我小时候，爸爸问我：“6月26日是什么日子？”我绞尽脑汁，把能记住的节日说了一遍，可爸爸说都不是。我困惑地摇了摇头。爸爸告诉我，这一天是“国际禁毒日”。“禁毒？什么是毒呢？”我很疑惑，也很好奇。爸爸和我说了很多，可我听得一脸懵。只记得爸爸反复强调：“吸毒是一个漩涡，掉进去就很难再出来了。”直到后来，我参加了学校的禁毒教育之后，才明白了什么是毒品、毒品的发展历史，以及吸毒是多么的恐怖事情。

当今世界，一些不法分子为谋取利益，将毒品制成饮料、奶片、糖果等各种形式的物品，把许多无辜的人引诱成吸毒者，让无数家庭坠入无底深渊。面对毒品，我们青少年该如何办呢？难道我们就只能束手就擒，任其毒害吗？我们欣然看到，国家在不

断加大对制毒贩毒吸毒的打击力度，深入开展防毒拒毒的宣传教育。通过禁毒教育的学习，我也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。

古人云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我们一定不能跟社会上的不良青年交朋友。一旦落入他们的圈套，染上毒品后，你可能就再也回不到过去，逐渐成为他们犯罪的傀儡。

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我们坚决不能为了自身利益去害人，但也必须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做好充分的防范措施。如不单独去网吧、KTV、酒吧这些容易受到侵害的场所；不吃喝不熟识的人递给我们的东西；公共场合，自己的饮料离开了自己的视线就不要再喝了等等。

拒绝毒品，远离侵害，愿我们永远生活在一片净土之上。

（指导老师：陈晚华）

## ◆感悟

## 他们激励我不断努力

邵阳县九公桥镇初级中学2203班 刘敏

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”在我的身边，一直有许多值得我去学习的榜样，这些人的吃苦耐劳、坚强执着的精神，时时激励我不断进步！

首先，是含辛茹苦养育我多年的父母。妈妈给予了我宝贵的生命，哺育我健康成长；爸爸是家庭中的顶梁柱，他不辞辛苦地在外面工作……通过他们，我懂得了粮食来之不易，感受到有限生命中的酸、甜、苦、辣等各种滋味。我渐渐地学会了珍惜与感恩，所谓成功是努力换来的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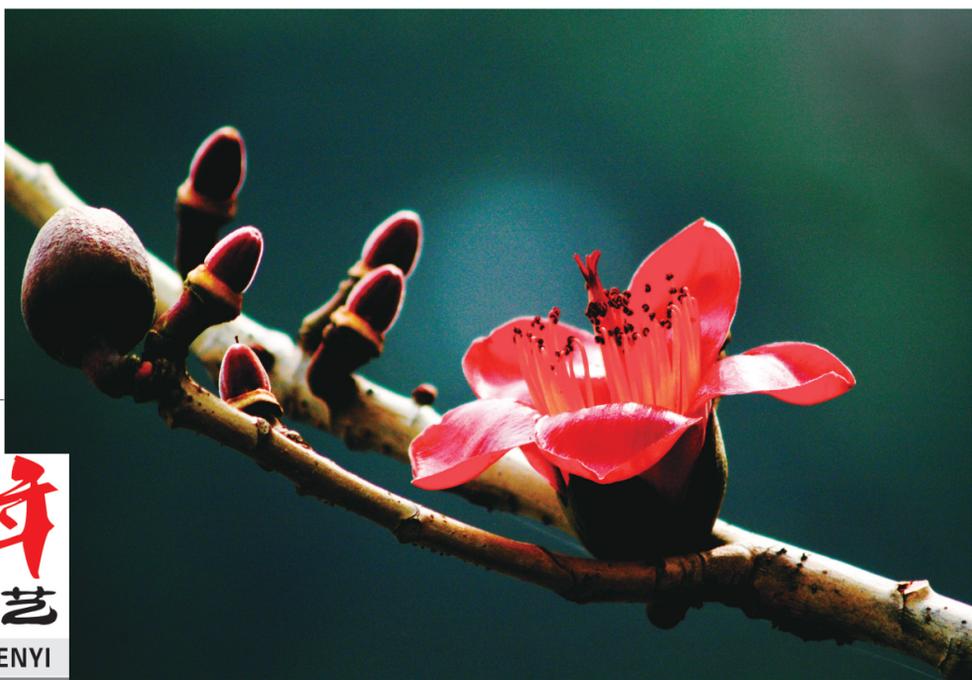
然后是我的爷爷与奶奶。他们俩虽然属于老一辈，有时候比较唠叨，但是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做任何事都能吃苦，从不会轻言放弃。他们的故事让我明白了，在学习与做事中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放弃，遇到困难时可以向老师或父母请求帮助。

此外，我的老师经常鼓励我努力学习。通过学习名人名著，我懂得了很多深刻的道理！

这些人仿佛夜空中最亮的星辰，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，不断地指引着我努力、努力、再努力！（指导老师：黎彩虹）

## ►木棉花

杨民贵 摄



青少年文艺  
QINGSHAONIANWENYI

## ◆诗园

## 春风

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张芳

当我在高楼之上醒来时，  
我闻到了花香。  
那不知名的，幽静之地，  
悄然绽放的鲜花之香。  
是你捎的思念吗，我的朋友？

开门，落锁，  
一步一步又一步，  
我踏出了门。

你拉着我的手，  
将我带去山岗，带去田野。  
我看到了漫山的绿、遍地的花，

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吗，我的朋友？

我将温暖和煦的阳光收进棉絮，  
我将垂于叶尖的露珠儿藏于玉瓶，  
但我将如何收藏你给予的礼物和思念呢？  
我将如何回馈你的拥抱呢？

于是我将希望播撒在田野里、山岗上，  
将落花藏于书页间。  
让我回你一个拥抱吧，  
明年你来时，我将送你一个更加花繁似锦的世界。

差吏的眼睛。差吏看了看炭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五文一斤吧。”“大人，五文未免太少了，能不能再涨一些啊？小的也要一条活路啊。”他小心翼翼地回答。“老头，这也不是我说的算啊，上头怎么说，我也管不了啊。”说着，一个差吏做了一个往空中抱拳的姿势。

“不卖。”他拉着车正要走。“你这老头，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说着，差吏拿着鞭子用力往老头背上狠狠一挥。百姓围了过来。差吏用鞭子指着周围百姓，慌忙地说：“看什么看！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我命令你们马上给大爷散了！”大家指指点点，却也只好各做各的事去了。

这时，差吏不知从哪里掏出一道“圣旨”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命卖炭翁立刻将炭上交朝廷。”还补充说，“我远房表哥可是皇帝跟前最亲近的人！”老人只好捡起地上的铜钱，留下炭车，慢慢地往家走。眼泪，湿了一地。

宫中贵妃慵慵地躺在床上，吃着奴婢送来的莲子汤，嘟囔着：“这里怎么这样冷？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，竟敢这么怠慢本宫！”正在往火炉加炭的奴婢吓了一跳，炭撒了一地。

（指导老师：陈格格 肖映元）

## 卖炭记

——《卖炭翁》改写

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钟欣雨

深夜，北风怒号。树木不停地发出怪异的声音，像在哭诉，像在嘶鸣。风横扫着大地，不放过任何可以偷袭的目标。

在一座破旧低矮的茅屋前，一个白发苍苍，只穿着两件单衣的老头正费力地拉着一辆装着炭的车。车上的炭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老人是一个伐薪人，为了养活自己和患病的老伴，不得已以卖炭为生。

他每天拖着树枝回家，然后把树枝用刀劈好，再一根根塞进烧炭的窑洞里。通常，烧好十斤炭要花费好几个小时，如果火候不对或树枝不合适，烧出来的只是些碎渣罢了。老头的手已经没有一丝白净的地方了，脸也常常是黑乎乎的，像抹了黑色颜料般。

他拉着炭车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，从山上下来。当抵达宽阔平坦的道路时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口中不停地喘着粗气。他抬头看了看天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天呐，要是更冷些就好了。”老

天似乎听从了他的诉求，突然，一片洁白的雪花落到他的脸上，带来阵阵寒意。一片、两片、三片……雪花争先恐后抢着从空中飘下，不到半个小时，竟覆住了地面。一个趔趄，他重重地摔到地上。单薄的衣服已抵挡不住风的肆虐，他缩了缩身子，开始不住地颤抖起来。

他终于进城了。口袋里还有一个被压扁的窝窝头，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来不及咀嚼，便已经咽下了。他把车停在城南的墙边，吆喝起来。路人来来去匆匆。他靠着城墙坐了下来，暂时歇息。

忽然，两位穿着官服的差吏骑着马，挥动着鞭子，朝这边走来。他们东瞧西看，厚重的衣服把他们裹得像粽子一样。他见了，连忙起身拉着车想走，不料两位差吏已经朝他走来了。

“老头，你这车炭怎么卖啊？”“五十……文……一斤。”他低着头，不敢直视